

现在是什么“时代”

善本特藏部善本组 李际宁

中国历史悠久，于是写历史的人就要将历史分成许多时代，抓其特点，便于理解，于是乎就有了旧石器时代、新石器时代，又有什么“黄金时代”、“白银时代”、“青铜时代”。后来，人们又借用古史分代的方法，用“时代”比喻当今许多层出不穷的文化现象，比如“话语时代”、“读图时代”等等。“时代”之多，更替之迅速，令人眼花缭乱。当然，用“时代”这词来做比喻，的确再恰当不过。

如果理解不错，几年前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心与中央电视台合作，联合摄制的《中华文明之光》，开创了一个“新时代”。为拍摄这套 150 辑的大型电视片，北京大学约请了许多著名学者，讲解中国的哲学、历史、考古、文学、语言、文字、民俗、艺术、天文、地理、科技等等。他们将一部博大精深、绚丽多彩的中国历史、中国文化展现给社会，讲得雅俗共赏、深入浅出，听众观众如痴如醉。这个“讲座”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，也得到广泛的欢迎。从这个时候起，社会和公众似乎对讲座关心起来，讲座的影响越来越大，作用也越来越明显。

其实，办讲座这种形式本不稀罕。不要说高校内的讲座，那是如饥似渴的学子们最开心的时候。讲座的老师神采飞扬，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、观点、方法让听者痴迷，而助教讲师潇洒的板书，更似锦上添花。好的讲座，常常座无虚席，过道中，大门外都是听众，往往窗户上也挤得满满的。

本馆原也开办过讲座，隔上一段时间，约请学界名人或者社会名流来馆，讲授的题目或自拟，或有专约，影响是很大的。不少已经成名的学者，在回忆文章中还念念不忘当年在老



北图听讲座的情景，老一辈的馆员也曾经讲过过去办讲座的趣闻。那时候，对社会公众开展宣传，几乎是北京图书馆的一项“必修课”。不仅有讲座课堂，还有广播车呐！许多重大政策的宣传，北图

都是一块重要的“阵地”，一个不可缺少的“宣传队”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讲座恢复，也曾经出现过“走后门”要门票的现象。但是，不知何时，本馆的“讲座”渐渐地消失了，讲座与图书馆的因缘似乎断尽了。那个时期，也是图书馆比较贫寒、冷清的时候。

而今，本馆的讲座忽然剧多了起来，这大概就是某“时代”来临的预兆吧？经济条件改善了，从主办方来说，投入增加了，有条件举办讲座了。从听众来说，物质生活的改善，必然要“上升”到精神生活层面上来，在汲取文化知识的同时，充实心灵的要求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“人文关怀”吧？在善本部的一次讲座结束之后，笔者听到过一位中年妇女的倾诉。那天是有关敦煌的一个讲座，这位女士早早就来了，在第一排的中间“抢占”了一个座位。讲座中，她全神贯注，几乎是全身心地听。讲座之后，她对我说，我们没有机会上大学，中学没有毕业就去兵团了，没有读过几本书。这个讲座我不是全听得懂，但还是极过瘾，太过瘾了，学到了很多的东西，只要能学到知识，就一定来听，补补课。

我为她的话感动。

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，追求精神的需要和满足是必然的。没有精神，只顾吃喝，岂不是要沦落为与动物相同？我们这些“零零碎碎”的、不太成系统的讲座，正好从各个侧面、各个角度满足不同听众、不同层面的“听者”的需求。当我们开办“中国典籍与文化”讲座的时候，当我们开办“敦煌与丝路文化”讲座的时候，我们不正希望通过讲书、讲古、讲史、讲事，讲述我们祖先留下来的那些积极的、奋发向上的、开拓的、博大的精神吗！讲座是一种现象，但是，在现象的背后，是否孕育了一种社会的、带有普遍规律的东西？我们也来学习一下历史学家的方法，将这种现象归纳一下，是否可以说现在进入了“听讲座时代”呢？